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丙午马年春节将至。如今过年，物质充裕、方式多样、氛围热烈，但在不少上了年纪的徐州人心里，最念的还是过去那种物质简单、仪式感重的年味，扫尘、祭灶、蒸馒头、炸丸子、贴春联、守岁、拜年、逛庙会……

打开尘封档案，阅读城市过往。

徐州市档案馆藏有上世纪徐州人过年的一些老照片，那些藏在灶台、街巷、针线与笑语里的过年记忆，既是老一辈徐州人的真实生活，也是一座城市最温暖、最珍贵的民俗与乡愁。



除夕年夜饭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。

年味从腊八粥中开启序幕

在那个物资不宽裕的年代，过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、最讲究的大事，每件事都要提前准备、慢慢张罗。在老徐州人的记忆里，年不是突然到来的，而是一天一天“忙”出来的。

年过七旬的王海吉，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家里过年的节奏。“一过腊八，母亲就说，要开始拾掇过年了。”腊八一到，家里必定熬一锅腊八粥。米、豆、枣、花生，能凑齐的杂粮都放进去，慢火细熬到稠稠糯糯。喝上一碗腊八粥，就算正式拉开过年的序幕。有些人家还会腌一坛腊八蒜，碧绿清脆，等到过年吃饺子时正好上桌。

真正的忙碌，是从祭灶开始的。“腊月廿三祭灶神。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”对这个日子，王海吉记得很牢，俗语能脱口而出。在他印象里，腊月廿三的时候，家里会准备好糖果、糕点，恭送灶王爷上天“汇报工作”，希望他多说几句吉祥话，祈求一家人来年平平安安、衣食不愁。

祭过灶，接下来就是大扫除，“扫尘”。屋里院里、房顶墙角，凡是能擦能洗的地方，全都收拾一遍，寓意除旧布新，把一年的不顺心、不如意统统扫出门。“小时候没啥娱乐，年前就跟着父母一起打扫卫生，也很有乐趣。我还有个弟弟，看着彼此弄得满身灰尘脏兮兮的样子，总忍不住打闹取笑。母亲总会笑着说：‘别玩了，好好扫地。’”王海吉眼神中满是怀念地说，“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”

对孩子们来说，最期待的莫过于“办年货”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计划经济时期，买东西大多需要票，买鸡鸭鱼肉、糕点、糖果、布匹这些年货，都得早早排队。临近春节，一些商场和农贸市场内到处都是人挤人。大人拎着篮子、攥着票证，仔细盘算着买多少肉、多少面、多少糖。孩子跟在后面，眼睛盯着糖果柜、杂物摊，光是看着，心里就甜滋滋的。

等到腊月廿八、廿九，家里就进入最热闹的“蒸炸模式”。案板上摆满面团，大锅小锅一齐上阵，白面馒头、枣馍、花馍，一锅接一锅地蒸出来。有讲究的人家还点上红点，寓意红红火火、蒸蒸日上。炸丸子、炸酥鱼、炸藕合，更是过年的标志性环节，油香飘满整条巷子，谁家炸得多、炸得香，就是一年最实在的体面。

那些冒着热气的馒头、金黄酥脆的丸子，不仅是桌上的吃食，更是徐州人对新年最朴素、最热烈的期盼。

旧时光里的徐州年味

年夜饭合家欢，一起守岁到天明

除夕，是人们过年最有分量的一天。不管平时多忙，一家人都要凑齐，要的是团圆。

“从前，一年到头就指着过年才能穿上新衣服。现在买衣裳真是太方便了，商场、网购啥都有，不用票、也不用非等到过年。”69岁的王奶奶拿着刚买的新衣感慨，“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母亲用布票买了块布，回家给我缝了件棉袄罩衣，特意在除夕夜给我。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是块蓝色的布料。”

贴春联、贴窗花、贴福字，是上午必做的事。院门、房门、家具上……凡是显眼的地方都要贴上喜庆的红纸福字，家里一下子就有了过年的样子。

最隆重的一定是年夜饭。“去年我们家在酒店订的年夜饭，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一起团聚，不仅方便，价格实惠、菜也好吃，酒店布置得还喜庆。”王奶奶说起年夜饭，笑意中透着幸福，“可过去不一样，哪有钱下馆子，能自家多做几样带肉的菜，就算很不错了。”

以前过年，最好吃的饭永远在家里。“吃年夜饭之前，大家先聚在一起包饺子，圆圆的饺子皮捏在手里，面粉沾在袖子上、脸上，年味一下子就有了。”王奶奶感叹道，平时舍不得吃的肉、鱼等荤菜，也全都整上桌。鱼寓意年年有余，丸子象征团团圆圆，再配上自家蒸的馒头、炸春卷，满满一桌

子，不算奢华，却足够温暖。饭桌上，说说这一年的辛苦，讲讲对来年的盼望，菜不一定多精致，可气氛一定够热闹。

吃完年夜饭，重头戏就是守岁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嗑瓜子、吃点心、拉家常。老人给孩子讲过去的故事，讲过年的讲究，讲家族的老规矩。“现在很多人是看着春晚等零点，可春晚是1983年才有的。之前没春晚的时候，我们就单纯坐着聊天守岁。”王奶奶回忆说，就算困得睁不开眼，也舍不得睡，总觉得少守一会儿，就少了一点年味。

零点一到，大街小巷处处是鞭炮声。“噼噼啪啪”的声响，划破夜空，也把年的气氛推到最高潮。

大年初一，先给家里长辈拜年，说几句吉祥话，长辈笑着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压岁钱。钱不多，却是孩子一年中最期待的“财富”。随后，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互相登门。一句“新年好！”，一声“恭喜发财！”，简单朴素却格外真诚。没有微信，没有短信，所有祝福都要当面说，所有情意都要面对面表达。

过去，大年初五、初六之前，各种商家通常是不开门营业的，街道上略显冷清。现在，即便是除夕、大年初一这样的日子，大街小巷也是一派商业繁华的场景。在那个年代，过年不是过某一天，而是过一整段温暖的时光。



过大年穿新衣是每个孩子的开心事。



元宵节的花灯市场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。

逛庙会、赶大集，街头巷尾年味浓

对于老徐州人来说，年味不只在家里，更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。

过年期间，街头最不缺的就是让人惦记的小吃。糖葫芦红彤彤一串，酸甜可口，是孩子们过年最喜爱的零食。烤红薯在铁炉里烤得流油，香气飘出很远，捧在手里暖手，吃进嘴里暖心。还有爆米花，“砰”的一声白烟升起，香气四溢，是童年最难忘的“年的声音”。

除了吃，更让人怀念的是徐州人热热闹闹的年俗，庙会和大集是过年期间必不可少的节目。各种庙会和规模不同的集市上，摊位一个挨着一个，年画、窗花、玩具、小吃、手工艺品应有尽有。舞龙舞狮、踩高跷、划旱船、扭秧歌，锣鼓一响，人山人海，大人牵着孩子，挤在人群里看热闹，笑声、喊声、锣鼓声，汇成最地道的彭城年味。

今年72岁的郑大爷依旧喜欢赶大集、逛庙会，乐此不疲。“每年春节期间，附近要是哪里办庙会，我肯定去转转，没啥计划，就是找找小时候的感觉。以前的物资比较匮乏，见不到什么稀奇东西，但是庙会

上有不少好玩的小玩意儿，价钱也不贵。过年期间，父母多半会答应给孩子买上一两样，那时候玩得别提多开心了。”

直到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年味才算结束。街头挂起各式花灯，吃元宵、闹花灯、猜灯谜……点点灯火照亮夜晚，也照亮新一年的期盼。孩子们提着灯笼，结伴走在街巷里，灯光映着笑脸，成为一代人最温柔的过年记忆。

如今，生活越来越好，买年货更方便，吃饭更丰盛，娱乐更丰富，可很多老人依然怀念过去那种慢慢准备、细细品味的年。一桌朴素的年夜饭，一声声真诚的拜年，街头巷尾的烟火气，藏在细节里的仪式感……共同构成了老徐州人最真实、最温暖、最难忘的新年。

它不只留在老照片里、档案里，更留在一代又一代徐州人的心底，成为岁月里永不褪色的年味。岁月流转，过的方式也在变，可藏在心底的温情从未褪色。如今再回望，旧时光里的年味，依然醇厚绵长，成为一代代徐州人心中最珍贵的乡愁与牵挂。